



春天的梦

人生如歌原创文学网文集之三

人民中文出版有限公司

春天的梦

周介眉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ISBN 978-988-12174-6-2

春天的梦/周介眉 主编 中国: 人民中文出版有限公司

I. 春… II. 周… III. 文学著作 IV. I247.5

中华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61014 号

春天的梦

周介眉 主编

出 版: 人民中文出版有限公司

地 址: 香港九龙尖沙嘴厚福街 3 号华博商业大厦 18 楼 1806 室

电 话: 00852-23682166

印 刷: 印源

开 本: 787*1092mm 1/32 字 数: 185000 字

版 次: 2016 年 5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RMB

媒介运营: 印源

责任编辑: 周介眉

封面设计: 胡春红

责任印制: 海意

责任编辑校: 蔡立新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缘网站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目 录

散 文

- 001 弘 虫·头发现在时
005 小 踏·从前慢
010 悠 然·金牛洞
014 云儿飘逸·生命里，他不是
 最疼我的那一个
018 生如夏花·自由行走的花
020 橄榄树·儿时的麦香
022 童 瑶·冬末春初的花
024 小鱼儿·我也是一束阳光
026 笨笨梅子·唱戏的乡间女子
028 陈可英·鱼观人情
030 晓帘幽梦·秋色蜜语
032 亦厚堂·竹
037 蝶语菲菲·一个人听雨
039 玥 儿·紫藤花开
041 鹿鸣玉泉·隐形的翅膀
043 海 帆·刀刀见血，笔笔封
 喉
045 花舞随风·下辈子做什么
047 芦 笛·牲 口
052 越 秀·说说你像谁
054 胡灵珊·桃花绕
057 莲子清如水·春天的梦
059 燕 儿·阿荷的梦
062 月影似水·怎么可以遗忘
064 蓝色妖姬·爬老鹰山
066 雨过天晴·遇见百香果
068 苕萝月·学画点滴
073 大眼睛·给妈妈的一封信
075 多米强·杀头田
078 泽雷随·东白之美
082 松部嘎嘎·不一样的粽子
084 余 影·乌鸦的式微
087 草根舞者·草根和一只叫小
 白的羊
095 小桥流水·尴尬事
097 茅塘庄主·怀念那些有书信
 的日子
101 紫丁香·送您一束康乃馨
104 枝墨庐·公主和王子
107 跳 跳·玻璃伞下的女孩

109 永忆江湖悲白发·难忘的一课

111 肃 哥·南园樵树香

114 娜 吉·幸福在心里

116 梅 芷·为了不可忘却的回忆

小 说

119 笨笨梅子·两块钱

122 花舞随风·小狗阿狸

129 潇 湘·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134 多米强·醉 饭

137 草根舞者·夜的救赎

146 麻辣汤·自 由

150 茅塘庄主·自投罗网

153 燕 儿·那些远逝的爱情

155 嘟 嘟·童趣二则

157 海 帆·人是你扶的吗?

160 枝墨庐·醒子的透明

164 亦厚堂·罗汉豆

174 越 秀·不能圆满的爱

179 月影似水·就让雪飘

诗 歌

182 紫丁香·日 子

183 蝶语菲菲·刺猬的依赖

184 海 帆·大 地

186 童 建·闽江情歌

187 草根舞者·起锚了

189 潇 湘·莎翁,我恨你

191 枝墨庐·QQ天涯

193 余 影·昨夜的星辰

196 月影似水·我未见过木棉花

198 风 尘·起雾了

199 燕 儿·你不是随便的花朵

201 花舞随风·沉 香

202 芦 笛·魔 术

204 夏枯草·雪

206 水里的鱼·江南三月

208 芭萝月·春江花月夜

209 后 记

弘 虫

头发现在时

十年前的今天，我写过一篇《头发过去时》，后来编进《与稻草为伍的日子》里。十年后的今天，我还好好地活着，那么再来写一篇《头发现在时》。关于头发，我还有说不完的闲语。

我现在的头发，已然与染色诀别。我的头发原形毕露，保持了本真的原生态，历时已有两年矣。证据就在我头上，也在单位墙壁的公示栏内。属于我的那张照片，无论近看远看，横看侧看，俨然资深教授的发型：白加黑。注意，“白”在前，“黑”在后，说明白多黑少。在木知木觉间，白发已经胜过黑发。我没有仔细数过到底有几根白的几根黑的，若非要精确到数字，约略是六四开，白六黑四。这个数字颇好，因为跟它下面六斤四两的脑袋倒也挺一致的。

我决计不再染发，是因为深受染发之苦，真正体验到了什么叫死要面子活受罪。前前后后，我大概有十五年染发历。十五年慢慢地熬过来，我终于无可奈何地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染发，当然涂亮了我的青春，挽救了我的衰老，但因为劣质“涂料”长年浸染，我头发生长的土壤惨遭严重的破坏。“屑花飞飞”倒也罢了，恨的是头皮骚痒深入到骨子里。我的头皮不费吹灰之力打败了无数洗发液的神奇效果，最后我创造性用啤酒黄酒米醋等稀奇古怪的液体来洗头，虽换来了头皮半日不痒，但头上的湿毒烂疮蜂窝窝般布满了头皮。权衡利弊，思考再三，慎重决策，痛下决心，我要让头发变回原来的头发。在这个以返朴归真为时髦的年代里，我让自己的头发返朴归真，也算是赶赶时髦吧。

问题很快出来了。当剃掉了虚伪的头发之后，我面目全非。人们一度将染发的我划归到老年人的行列，因为彻底没了黑发的遮掩，“脸”

证“发”证俱在，我一百张嘴都不能力争自己年届中年。陌生人倒也罢了，他们爱怎么看就怎么看，即使有好色的老嫗见我细皮嫩肉的多刮目我几眼，我也权当是提前享受异性勾引。问题是，熟人见了，以前是问好吧忙吧吃了吧，现在则一律是满脸愕然上洞开一张大嘴巴，劈头盖脑一句：你的头发怎么这样白啊你的头发？怀疑我遭遇了一夜白头的厄运或霉运。对此我只得作出一番费力的关于以前染发现在不染发的解释。当然，我心底里还是很感激他们能认出我，这年头今天吃过饭明天街上碰见还能叫得全名字的都很少了，何况我与他们没照面已有些年头。有一次我去党校听课，旁边的旁边正是我曾经的同事，我坐下时跟他笑笑，他不睬我，课结束后我继续傻乎乎地朝他笑，他才猛然如从梦中醒来，他说：原来真是你啊，我刚才还在想，这个白头佬怎么长得那么像我同学呢。我当然不怪他，只怪我没有及时在朋友圈发布自己“改头不换脸”的消息。

最难堪的是在饭局上，那些我不大熟的陌生人难免会无话找话，喜欢按年龄给在座各位论资排辈。当一触及年龄这个话题时，我就料定他肯定又要掉陷阱里去了。猜年龄时，靠着一头白发，我在明处，而他们在暗处。果然，他们竟十分残忍地将我划入另类，他们问我退休还有几年，问我六十还差几岁。我虽早有心理防备，但怎么也没防到自己会被他们提前退休。他们果然落到了陷阱里，但我也生生地被逼到了墙根，无路可退。我只得如实交待，但是他们的眼光不服气，我的实话实说被他们视作狡辩。我有什么办法呢，我掉进黄河也黑不了我的头发呀。对此，我差点连自己都失去了信心，我到底是属于暮气沉沉呢，还是中年老成？

于是这两年来，我的头发不断地制造出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来。

一次，我与老娘推着小女儿外出散步，来到公交车站里。旁边一老嫗也是关心，在一旁盯着我问我老娘：那是孩子爷爷啊？

一次，我与老婆带着孩子外出散步，来到一个十字路口，孩子的可爱引来一老嫗的招呼，只听老嫗望着我们父女俩的背影问我老婆：你孩子真漂亮，那个是你阿公老头啊？

一次，我带女儿去洗车，一漂亮妹妹客气地让座倒茶，客套地问

我：你孙子长得真好看啊！我刹时扭曲了脸，差点没把茶喷到她脸上。

一次，我带女儿去市民公园玩耍，一老头见我小女儿活泼可爱，走近来套近乎：是孙子还是孙囡啊？我心里骂，你才孙子呢。

一次，老婆领着女儿去一百超市，那里的服务员告诉我老婆：好几天没来了，以前都是她爷爷（外公）带她来买东西的。

.....

如此遭遇得多了，情节基本类同，渐无新意。于是我也就麻木成自然了。爷爷就爷爷，外公就外公，只要小女儿认得我且不叫错称呼，人家爱怎么对号就怎么对号，反正自己不入座就行了。反正爹的角色正在做着，在外人面前呈退休养老带孩子的面貌，就当是早享天伦之乐吧。但有一点还是担心，即去幼儿园接送孩子，生怕给她造成不良影响。尽管老婆提前跟幼儿园老师打了“预防针”，可惜没跟那里的小朋友们打招呼，所以我难得几次去幼儿园接孩子，还是闹出了笑话。每每，每每一到教室门口站定，一帮小屁孩见状，文明礼貌又可爱，虽不认识我，却左一个“爷爷好”，右一个“爷爷好”，童言无忌啊！直把我叫得面红耳赤。女儿隐约听见了，立即帮助纠正：不是爷爷是爸爸！依然童言无忌。真是万幸，孩子有独立的判断。我后来是怎样抚平自己心灵上这个创伤的？我后来这样想：哼哼，谁还敢取笑我生两个女儿没资格做爷爷？我不是照样做着爷爷嘛！人家小朋友不是口口声声叫我爷爷嘛！于是我又飘飘然心里畅亮了。但是，以后能不去幼儿园接孩子就尽量不去了。

满头霜发，在生活的表面撒了一层笑料，但生活的味道并因此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我还得早晨六点起床送大孩子读书，还得按时下班匆匆接大孩子放学。我还得亲自灌来煤气并拎到厨房里拧好，还得节衣缩食抠紧日子给房子还贷。我还得在染发的父母面前做白发的儿子，还得在黑发的领导面前做白发的下属。我坐过几趟公交车，似乎也没有黑发的年轻人因为我满头白发给我让座，我这个白头发也没有给黑发的老人让过座。我没有因为白头发放慢自己行走的脚步……头发还是原来的头发，生活还是原来的生活。头发是“名”，年龄是“实”，人家是“名”副其“实”，三十岁长三十岁的头发，六十岁长六十岁的

头发，我却一步穿越，年轻时就把手七十岁的头发披在头颅上了。如果抛开遗传和辛苦不说，那么这提前到来的白发，实在是生活对我的厚爱。它让我提前学会了坦然，学会了释然，学会了淡然。随着白发的蓬勃与蔓延，让我较早地看清了名闻利诱背后的种种虚无。一头白发盖头颅，一颗素心装胸怀，使得我比起同龄人来了更多的心平和气和。

有人说我满头寒霜的样子有点像教授郎咸平，这话起初倒也蛮中听。于是当有人再把话题聚焦于我的白发时，我就开玩笑：我没有文化，长满白发是为了弥补文化。或者说：我是故意染白来装老的，人家不是在扮嫩吗？但闭口之后，立即愧疚不已。人家白发下面的头颅里，装着沉甸甸的学问、深沉和智慧，我的头颅里却是空空如也。我的白发形似，而神不似，虽然我们同样发如雪，但我的白发欠缺人世的阅历与磨难，我的头颅欠缺文化的积淀与深刻的思考，所以本质上，我的白发生长显然是肥力不够根基不实。就像庄稼长在泥土上，如果头颅是泥土，那么头发就是稻谷，人家长出一蓬蓬低垂的稻穗，我却长出一蓬蓬毫无用处的稗草。

我觉得，认识到这一点真的很重要。至少，它关系到我头发的未来时。

小 踏

从前慢

记得早先少年时
大家诚诚恳恳
说一句是一句

那是 1941 年，溪北这座黑墙黛瓦飞檐翘角的古村落还没有遭受日寇火烧，她的 23 个大台门依然端端庄庄干干净净地伫立，显示出一个村庄的风骨和积淀。

溪北名中医徐锦樾的女儿徐玉卿坐在自家的台门里，望一眼窗外的流云，翻一翻手里的书籍，却是一个字也没有看进去。马上就是春风十里的天气，但是她的心却莫名失落，整个人都蔫蔫的。

终于看到母亲从桥上衣袂翻飞地过来了，徐玉卿立刻跑出去迎接她。她挽住母亲的手臂也不说话就只是看她。母亲故意不说。她就一直看一直看。最后，母亲终于没忍住，笑着点了下她的额头嗔怪道：“你呀！还没说好！”一句话，让徐玉卿飞红了脸，低下头顾自跑走了，留母亲在那里笑骂她。

邵家楼村的祠堂里，19 岁的朱永轩正在背诵“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正背得陶醉，后脑勺敏锐地提醒他朝后看朝后看。于是，他就朝后看了一眼。一转头他就碰上了一双黑亮的大眼睛，以及一张栀子花般的脸庞。她看着他，笑笑；他也看着她，挤出一丝笑。然后，他回过头继续背书：其为人也孝弟……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

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背得结结巴巴，朱永轩的心有点乱。他抬头看了看门外：池塘边，一群水鸭在嬉戏；有风吹来，皱了一池的春水。

这个女同学，她的眼睛真黑呀。真黑。

朱永轩 12 岁就没了父母，如今他一个人安安稳稳长大，站在天井里已经像一棵挺拔的松柏。没有父母，两位姐姐也早已出嫁。这几年，他自己照顾自己。他喜欢上学，和同学们在一起，他就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他功课又好，看到老师赞许、同学羡慕的眼神，那是他的幸福时刻。所以，从里浦中学一毕业，他就到邵家楼读古书了。

古书读着读着，就读到了一个烂漫的春天。

吃饭了。那个有着黑亮大眼睛的女同学又一次悄悄地把自己的菜盒塞给他，他照样没来得及说句谢谢，对方就跑远了。每天如此。女孩大概早已听说朱永轩的情况。朱永轩也悄悄地打听她。听说，她的父母已经为她说了人家，但显然，一切都还没有定论。

那个午后，朱永轩悄悄地把女同学指给大姐夫看，希望姐夫说声好。姐夫说，这个女子相貌好，身材好，什么都好。说完，欲言又止。还没来得及说不好的，朱永轩就上课去了。

二

从前的锁也好看
钥匙精美有样子
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这天，作为溪北德高望重的医生徐锦樾被村民叫去喝开封酒。溪北那时有一习俗，谁家新娶媳妇会在当天烧一坛酒，等媳妇生了孩子就开酒庆祝。徐锦樾就去了。傍晚时分，酒酣人畅。有人发现穿着黄衣服的日本鬼子进了村口的桥。一时间人心惶惶，所有人简单收拾了一些细软就跑到后山避难。徐锦樾喝高了，回家途中跌跌撞撞，只想找个枕头睡觉。这个时候，徐玉卿和母亲正在溪北旁边的朱家村走亲

戚。当日寇开始火烧溪北时，她们没有想到，那个是她们丈夫和父亲的男人已经倒在了火海中。等她们再见到他时，只看到两只没有烧黑的脚。

鬼子进村，战火烧到溪北。朱永轩无依无靠准备远走贵阳寻个出路。走前，他去徐玉卿家。在这里，他也只有作为老亲的徐夫人家可以告别了。沉浸在悲痛中的徐玉卿躲在楼上一边听着楼下的动静一边偷偷地流泪。

在贵阳，朱永轩投奔到军队的二姐夫，商量后准备投考中央军需学校。录取后朱永轩赴重庆上学。两年后的 1944 年，他被分配到军政部会计处做审计工作。

一晃就是几年。据说邵家楼的女同学已经嫁人。

1948 年，朱永轩回乡见到了亭亭玉立的徐玉卿。他已经是 26 岁的青年了，一身军装，英武逼人。徐玉卿只看了他一眼就迅速低下头，两颊红得滚烫。朱永轩不再是那个青涩的少年：眼神一呆，心里一动，他也知道自己的心了。

最好的时机，就是我爱你的时候恰好你也爱我。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好的事了。一切水到渠成。提亲，合八字。

算命先生却说：桂花一朵插金瓶，有水无根活不成。

两人相差六岁，八字合出来却是六冲：流年太岁受冲，容易有伤灾。相爱的人天不怕地不怕，怎会相信这些？可是徐夫人迷信，沉下心说这婚不能结。

朱永轩茶饭不思，怎么办？难道就此放弃？

郎有情，妾有意，这些天是朱永轩出生以来最幸福的时光。他找到爱的人，对的人；终于可以不再一个人孤独的度那日子了，他终于要有一个家了！

既然徐夫人听算命先生的，那我就再找一个算命先生算算。朱永轩找到朱村的算命瞎子，耳语一番后就带着他来找徐夫人了。算命先生让徐夫人报上两人的生辰八字，掐了几次手指后说：这两个八字阴阳互补，五行互补，方位对，相关信息也同步，老太太，很合呢。

一句话把徐夫人说得眉开眼笑。

三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马，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婚事定下后，徐玉卿入读杭州师范，朱永轩也申请调入了杭州收支处，此时他已是中尉。这一年，他们游历了杭州的山山水水，在那里留下了爱的足印。

改朝换代的1949年，朱永轩为了徐玉卿没有去台湾。他被打成了反革命，划为地主。他回到璜山老家，从此开始躬耕为农。

转瞬间，命运就把他送回了朱家村。

不过，朱永轩安之若素。既然选择不去台湾，最坏的结果不过打回原籍把土地种出各种花样来。关键是有爱的人相伴相知，有自己的小家庭慰藉生活的种种苦难。

1951年，徐玉卿师范毕业参加工作并很快转为公办教师。至此，他们开始了男主内，女主外的日子。

多么新潮。徐玉卿负责赚钱养家，朱永轩掌管好家里的一切。每次回家，徐玉卿都会挽着丈夫的手臂双进双出，成为全村最大的新闻。徐玉卿却坦然自若，不怕村人的说笑。

教书的地方离家远，在那个交通基本靠走的年代，徐玉卿往往几个月才能回一次家。一到家，她就会把这几个月的工资收入一份份原封不动地递给朱永轩。工资一分没花。朱永轩望着她穿的由他置办的那身旧衣服，内心翻江倒海却是一句也说不出。

文革开始，作为前国民党军队的一员，朱永轩被红卫兵大做文章。村里、学校里都逼徐玉卿和朱永轩划清界线。看她受到那么多的折磨，连朱永轩都劝她和自己划清算了，但是徐玉卿死也不肯，她对朱永轩说：你做老公，我没挑错的。

1986年，已经是高级教师的徐玉卿退休了。

时间翻过一页，人屋俱老。

2005年，一直病痛不断的徐玉卿失去生活自理能力。朱永轩在病床上陪了她6年。这6年，从简单的喂食到擦身到用开塞露，他一手包办了一切：这个为了他为了家庭付出所有的女人，应该由他给她最好的照顾。

最后的日子来临时，他深情地对她说：“我陪你到最后。你在那边等我五年。”

四

恩恩爱爱60载。没有一次红过脸，没有一次磕磕绊绊。原来，这样的爱真的存在。

徐玉卿，这辈子自己没有花过50元钱。原来，这样的女人真的存在。

朱永轩，6年如一日亲历亲为照顾病妻。原来，这样的男人真的存在。

他们，真正信守了“不论祸福，贵贱，疾病还是健康，都爱你，珍视你，直至死亡。”的誓言。

金牛洞

金牛洞、棋盘石、金牛禅寺，位于街亭茅塘山。有关传说美丽动听，我在坊间早有耳闻。五月，拣了个晴好日，我们一行专程去茅塘山寻觅遗落的神奇。车过浮塘村往茅塘山进发，一路上坡，弯弯绕绕；明亮的绿树一排排迎面扑来，清风抚面，心旷神怡；新鲜纯清的空气，我近乎贪婪地大口大口吸食；满山流淌着树、花和土的芳香，像陈年朗酒的酱香，但闻此香，患鼻炎常致鼻塞的我，鼻道竟然畅通无比，舒坦至极。上山的路由于坡陡，又是泥砂路，经雨水冲洗，沟壑纵横，可车身颠簸得恰到好处，反使人坐着更加舒适。山路不宽，长数里，是茅塘村出资十八万元新建的。这前，没有车路，仅有一条盘肠小道，采茶、拔笋的村民及上金牛禅寺拜菩萨的香客，循小道而行，络绎不绝。同车的村民告诉我们，早先茅塘山光秃秃，兔子也无藏身之处。二十多年前，村民改用煤气后，山上的树木便疯长起来，遮阳挡道，现在是牛钻进山，也难寻踪影。绿树成荫、空气鲜活的茅塘山生态环境，让我们心旌摇荡，不胜感慨，若能住在此山中，岂不隐匿成仙？

车在山路的尽头嘎然而止，抬头便见金牛禅寺。金牛洞禅寺始建于何年无从考证，据清光绪《诸暨县志》记：金牛洞旁有庵，呼金牛庵。如今岩壁上庵的遗痕依旧清晰可见。我们所见的金牛禅寺，外墙通体呈红褐色，重建于 2005 年。见寺中佛像高耸，烛光与香火依依袅袅，相互作伴，苦守着冥冥佛灵。尚不见香客来寺拜佛，烛、香是禅寺主持释法常操点的。法常长得慈眉善眼，金黄的法衣裹着青光的圆头，一看便知是个老道出家之人。虔诚的佛教信仰征服了山寺的孤独寂寥，他独自住金牛禅寺已达 9 年之久。在法常的指引下，我们穿

过大殿，走出禅寺后门，慕名探寻金牛洞。洞口上方斜卧着几块灰白巨石，经千百年风雨洗蚀，表面略显斑剥。我们兴致勃勃，低着头，弓着腰，一一从巨石下爬行。这不是金牛洞，而是金牛洞必进之地，可称金牛洞之门。真正的金牛洞位于巨石之下深藏幽谷之内。洞口不大，牛是无论如何钻不进去的，见机应变的神牛当然例外。村民说，盛夏洞口有凉风飕飕，足以说明洞之深矣。美丽神奇的传说，金牛从东海龙王那里奔来，一路金光闪烁，引人眼球，到得龙潭（离金牛洞约百米远），正在喝水，见众人赶来，金牛便一头钻入我们眼前的洞内，不再显身。众人在洞口守望。金牛发声，若要金牛出洞，须答应两个条件：其一，用千年秧帚引牛，方可出洞；其二，用三丈茅草搓成牛绳，才能牵住牛鼻。人们等啊等，等了千年之后，用了秧帚和茅草绳终将金牛引出洞外。不料，恍惚之中，牵牛者却没牵牢牛鼻，金牛突发万道金光，遂逃之夭夭。从此，茅塘千载空悠悠，金牛一去不复返。此处空留金牛洞。我俯身探望黑幽幽的金牛洞，洞内除了墨黑还是墨黑，觉着神奇的金牛仍藏身于黑洞内，仿佛幽深之处金气重重，仙雾氤氲……我的神思在美丽传说中晃晃悠悠。

金牛洞上方两侧危峰兀立，那是百丈悬崖。崖壁上长着新绿小树，右崖岩壁上的一棵青松，斜身牵住对面崖壁。游客唯恐危峰瞬间崩塌，仰看时心跳一定砰砰加快；慌兮兮的感觉正是此景的亮点。从崖底仰望，崖缝间山气迷蒙，草色青葱，飞鸟啁啾，高远的天如根蔚蓝的线，悬横在崖缝顶端，美不胜收。两片危峰相视兀立成就了完美的一线天景观，险不胜收，堪称茅塘山第一险景。一线天与金牛洞上下呼应，联袂演绎了金牛洞美丽传说。市作协的海霞老师一口气拍了不少张美景照，真令人留连忘返。

从金牛洞攀岩而上可达棋盘石景点，不过那是手脚灵巧的后生才敢作为，我们还是绕道为好。释法常毛遂自荐要给我们当向导。他笑眯眯对我们说，绕道攀山也得小心为上呵。他的普通话夹着浓郁的湖南腔，听来别有一番滋味。我们从金牛寺西侧的山坡往上攀去，脚下似有路，其实并未路。钻进茂密的树林，枯叶、落花的酸腐气息在林中弥漫，和当年我在异域的雨林里闻到的气味很像，但毕竟那是绵延

的原始森林，所以也不太像。茅塘山的老藤、荆条和乌梢竹枝，成了爬坡的得力依靠；还有同行的赵姓村民那只粗壮的手，是我安全上山的有力保障。鸟儿在欢唱，可林间光线黯淡，我却见不着动听的飞鸟；明媚的阳光在树林上空徘徊，却探不进身来观看我们如何艰难的攀登。二十余年无人斫山，树木就长得如此繁茂，可见雨水充沛的山地是多么肥沃呀。汤碗口粗的老藤像条乌山蛇横在脚下，乍看吓人，细看那弯曲有致的形状，更似一条游动的蛇。地上满是枯叶、谢花，脚的感觉有些柔软滑腻。释法常轻身熟路，攀在我前头不见身影，只听得他在密林高处鼓动我们，加把劲，很快就到棋盘石啦！

棋盘石“顶平盈方丈，坪中有履迹，其形似蓬莱，高数丈，成锥形，巍峨耸立在金牛山上。”果真如此！我站在棋盘石前，觉着神奇的倒不是有关它的动人传说，而是这形状，这位置，在岩崖的边沿如此险峻立着，任凭雷震，风摇，雨冲，千百年来不曾倒塌，莫非真神化了？为便捷爬上棋盘石，有人放了架约4米高的木梯，做工非常牢靠。我上了扶梯，探身看了看棋盘石顶，生怕突然一摇晃，跌落崖下。上山时，听村民说，人站在棋盘石顶，会有晃动的感觉，我倒并没觉得。或许怕真的会晃动，我便迅即脱离扶梯，落地时，两腿仍有点颤，有些软。棋盘石是块巨大的险石。顶面约有十余平米的面积，东西向窄，南北向宽，但不是完整的长方形；立体看更像个不很圆的陀螺，尖头立在崖边沿，重心倒置，呈岌岌可危之势。棋盘石是块巨大的神石，传说有两位神仙在上面下棋。有位村人上山斫柴路过，便在边上观看，竟然入了迷。等神仙下完棋，斫柴人回村之时已百年过去，呜呼，世道大变也。此传说极似“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这两句唐诗的典故。说“晋时王质伐木至，见童子数人，棋而歌，质因所之。童子以一物与质，如枣核，质含之，不觉饥。俄倾，童子曰：何不去？质起，视斧柯尽烂。既归，无复时人。”古时，茅塘村人在棋盘石上观神仙下棋，不知不觉中百年过去，手中的柴刀柄一定会烂，回到村里也一定全是陌生面孔。一个传说，一个典故，背后藏的是同个理念：环境优美，景色迷人的地方，神仙都会去下棋、休闲，何况我们凡人哩？